

在帕米尔高原上
 踏寻玄奘足迹
 (下)



本报记者姜燕在科考路上

喜闻八卦的玄奘和尚

如果不是玄奘喜闻八卦,真的无法解释他竟会用一整章的篇幅讲述一个传说。侯杨方认为,这说明,可能他从卡拉其河谷谷出来,一眼见到高踞悬崖之上的公主堡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听闻“汉日天种”的故事后,更加深了他对公主堡的认识。

《大唐西域记》里写道,古代一个中国公主远嫁波斯,时遇兵乱,使臣只好将公主“置于孤峰,极危峻,梯崖而上”。兵乱过后,要送公主回国,却发现“女已有娠”。公主侍女告知使臣“勿相尤也,乃神会耳”,说是每天正中,有一天神与公主相会使其受孕。于是使臣便在石峰之上“筑宫起馆”,是为羯盘陀国,公主与天神生下的孩子被拥立为国王。是为“汉日天种”的传说。

公主堡实则是一个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堡垒。无论从明铁盖、南瓦根基还是排依克山口进入中国的商队,都在它的监控之下。历经岁月沧桑,悬崖上的公主堡只剩几堵半边城墙和夯土层,远眺难以得见,原来登山阶梯早已湮没在塌落的山体中。

登上公主堡,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三条河流形成一个巨大的Y形。“左边是发源于红其拉甫山口的红其拉甫河,右边是发源于南瓦根基的卡拉其河谷,两河在我们正前方交汇成塔什库尔干河,塔河一路向北然后折向东,汇入叶尔羌河。公主堡在河口附近,可监控下方两条商贸路线。当年玄奘可能经过这个河谷,听到了那个传说。”侯杨方说。

意外发现乌戈里亚特

在科考队出发之前的大半年里,侯杨方查阅了国内外大量史料、3000多份地图和卫星图片,努力还原玄奘东归道路。在实地考察中,预设基本得以验证,唯有在大同乡采



队员在覆满积雪的冰河上艰难行进

姜燕 摄

集口述资料时,得知一个隐蔽颇深的山口“乌戈里亚特”,这也解开了侯杨方心中的一个疑问。

根据《新疆图志》中对清代驿道的描述,结合卫星图片,侯杨方初步判断玄奘从塔什库尔干县城即当时的石头城出发后,先到新迭,再折向东南行。但新迭的位置在塔县东北,与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所说“城东南行三百余里,至大石崖”的方向有所不同。

“但是,从美国军事地图与谷歌地球上,没有别的路可走,只好先确定这条线路。”侯杨方说。

4月16日晚上9时,科考队抵达大同乡政府,随即采访了乡宣传委员马依力。他说,从大同乡到塔县的道路,在1994年公路通车之前只有一条,即先从大同乡到瓦恰乡,需要走3天,途中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坎达尔山口,这个山口冬天也可行走,但雪深及腰。瓦恰到塔什库尔干县要走2天,途中要翻越海拔4200米左右的“乌戈里亚特山口”。

听说有这个“乌戈里亚特”山口时,侯杨方实感意外,也十分惊喜。他说,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山口的存在正是解开此前疑惑的关键所在,

也将是此行最大的收获。

苦于当地无法上网,不能立即在谷歌地球上确认。4月18日,科考队抵达塔什库尔干县后,侯杨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乌戈里亚特的位置,在谷歌地球上,他看到一个平缓的山口,西边有一条明显的小路。“心中一阵狂喜。”

次日在与塔什库尔干县的专家座谈会上,这个山口再次得到确认。并且还知道了乌戈里亚特在塔吉克语里的意思竟然是“贼娃子的路”,原来当年有人从阿富汗巴达克山偷运鸦片入境,走的便是这条路。

这条路的唯一性再度得到认证,是在塔什库尔干县民政局提供的总参谋部军事地图上。几份军事地图均显示,乌戈里亚特、坎达尔山口是塔县东南行前往瓦恰、大同乃至莎车的唯一道路。“军事地图一定会将所有可通行的道路都标出来,否则必将贻误战机。”侯杨方说。

道路是唯一的,方向也符合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的记录,于是侯杨方重新修正了玄奘自塔什库尔干出帕米尔的路线:

塔什库尔干县城东南行经乌戈

里亚特山口至瓦恰,遇大石崖,再至“大崖东北,逾岭履险,行二百余里,至奔瓊舍罗。”即翻越坎达尔山口抵达大同乡。

玄奘在羯盘陀国得到充足的时间休整,他在都城石头城驻留了20多天,听闻了羯盘陀国“汉日天种”的建国传说,并破天荒在文风简洁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不惜笔墨花了400字记述了发生在公主堡的“八卦”故事。

里亚特山口至瓦恰,遇大石崖,再至“大崖东北,逾岭履险,行二百余里,至奔瓊舍罗。”即翻越坎达尔山口抵达大同乡。

豁然开朗大石崖

侯杨方确定玄奘路线,最为看重的是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记载的方向和地点描述。在他看来,玄奘毫无疑问是智慧、勇气与能力的化身,是一个伟大的探险家,方位感和文笔俱佳,唯如此,才能留下这部经典实用的西游记。

在中国,极少有史料将行记中的方位和地点记载得如此清晰。清代官方描述驿站的《新疆图志》中,不过粗略地写出驿站名称和间距,一百余年前中国绘制的帕米尔地图也只有模糊的地名和大致的方位。而英国探险队的《叶尔羌探险报告》和斯坦因的报告,则详细地记述了所经道路的四季通行性、植被及环境等各种信息。

玄奘的记载和卫星图片辅以海量军事地图及国外考察报告,帮助侯杨方确定玄奘的路线。但史料尤其是权威史料最大的障碍在于,它们容易使人产生迷信而不是怀疑。

“斯坦因在他的著述中认为,玄奘从塔什库尔干出发后,东北行至新迭,北上翻越其其克里克山口,而后向东向翻越托里亚特山口到清代驿道重镇切里拱拜孜,再北向越喀什卡苏山口到英吉沙、喀什,出帕米尔。”这是清代蒲犁厅(治所在今塔县)到英吉沙最便捷的通道,也是斯坦因经常走的道路。但侯杨方认为,这并不符合《大唐西域记》“城东南行”的方向,而其后提到的“大石崖”,他从地图和卫星图片上判断,应该在瓦恰。

“斯坦因在他同时期的著作中,也曾提到大石崖可能在瓦恰,但他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,坚持认为玄奘走的是其其克里克山口这条路。”侯杨方说。

4月24日,科考队决定走一走“城东南行”经乌戈里亚特山口至大石崖这段路。从县城出发南行21公里后,向东折进一条碎石遍野的河谷,随后步行。乌戈里亚特海拔4200米,但坡度平缓,极易翻越。在越过山口之后,天边豁然出现一排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崖,崖脚民居、农田星罗棋布。民居所在即瓦恰乡。陪同科考队的塔什库尔干县文物管理

所所长地力萨地克说,当地人把这巨崖叫做“优尔”,意为土崖。这种地形在帕米尔非常罕见,这是他见过的独一处。典型的帕米尔地形坡度缓和,少有如此陡峭地貌,可能因此才令玄奘记忆深刻。

“地方百余顷”是大同?

一路行来,侯杨方最爱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句子非常显见,那便是“葱岭东风,四山之中,地方百余顷,正中垫下。冬夏积雪,风寒飘劲……”这正是翻越坎达尔山口后,玄奘到达的地方。“地方百余顷”,在崇山峻岭之中,如此大面积的平地非常罕见。在喀什与当地干部座谈时,提到此地,侯杨方与喀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丽不约而同地道出“大同”这个地名。

彼时,玄奘坎达尔山口,沿特都拿河北行,后与孜拉甫夏河(突厥语,铺满黄金的河)交汇,称为大同河,一路至大同。大同乡所在的阿依克日克意为“月光难以照到的地方”。夜宿大同,四山环抱,山影魑魅,确有同感。至大同当日,只觉绿洲绵延,河谷平坦宽阔。

大同之后,玄奘一路东行去往乌铄国。据考证,古代乌铄国即为今日莎车绿洲,按照斯坦因的路线,玄奘出帕米尔去的是英吉沙,且并非“东下葱岭东风”,方向也不正确。

有趣的是,走访喀什当地学者马树康时,他翻出一本收藏多年的文史资料,其中竟有一篇非常有价值的《大同日记》,这是时任喀什地委书记的郭刚考察大同出山公路时撰写的文章。后返乌鲁木齐时,我们特地前往郭刚家中拜访。

《大同日记》记述了从莎车县达木斯乡前往大同的走法,这正是玄奘从大同出帕米尔的反向道路。文中记载,从达木斯乡经45公里山路抵达库尔干山口下,弃车上马,翻越山口,山道崎岖,狭窄陡峭,一些地方坡度有60度,山口海拔不高,约3100米,1个多小时后即翻越。越山口后约2公里到达苏盖提列克。4月17日,科考队从大同乡东去库尔干山口,并徒步走到了库尔干山西侧下方的苏鲁克奥夫。

顺着艾亚河而下,越过达木斯乡后,玄奘便来到宽阔美丽的叶尔羌河畔,在这条泛金河边濯衣浴足,从此离开雪山河谷纵横的葱岭,步入大漠黄沙和连绵的绿洲。



姜燕 摄

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。有二石室。各一罗汉于中入灭尽定。端然而坐。难以动摇。形若赢人。肤骸不朽。已经七百余年。其须发恒长。故众僧年别为剃发易衣。
 摘自《大唐西域记》

(上接A14版)

4月21日,科考队前往纳兹塔什山口。这里是塔吉克斯坦入境后,经塔什库尔干翻越帕米尔到喀什噶尔最近的一条通道,英国探险队多次从这里穿越。不过,进入河谷地带后,科考队发现这里海拔较

高,开始徒步点即在4000米左右,山口海拔4500米,时近5月仍积雪覆盖,冰河封冻,且冰河穿峡谷,冬天冰下河水已然触及两岸,夏天河水只有更大,不利行走,而且也并不符合“东南行”的方向。

4月25日,科考队考察排依克

山口。排依克沟特征非常明显,河谷平缓,沿河流两侧交替出现河漫滩,陪同科考队进山的排依克边防武警军官雅尔说,他多次由此前往排依克山口,一路均是如此景象。从沟口到山口约40-50公里路,骑马或毛驴要走10个小时。在前苏

联支持“三区革命”时,军用物资也是从这个山口运过来的,这证明了载重的骆驼、毛驴和牦牛由此通过的可行性。

由于排依克山口管制较严,当天科考队只被允许进入3公里即返。武警说,从排依克山口下望,便

是宽阔易行的阿克苏河谷。侯杨方认为,这契合了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的方向,玄奘“自此川中东南”,过大龙池后沿阿克苏河谷一路向东南行,翻越排依克山口后,进入卡拉其河谷,并一路经公主堡走到了羯盘陀国的都城石头城。